

河东作家写河东

穿越三路里的岁月车轮

■侯艳妮

三路里镇，属盐湖区所辖，一个在我的印象里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从我居住生活的城区驾车去那里，车程35公里，四十来分钟就能到达。

我对于三路里的印象，停留在六七岁时，父亲开着村里乡亲的小客车载着我，去那里买过一个蒜瓯。蒜瓯是用大理石做的，类似中药店里的臼杵，蒜瓯分“白窝”和“蒜锤”两部分，“白窝”像僧人用的钵，“蒜锤”则似手榴弹。蒜瓯有大有小，型号不同，用处不外乎捣蒜泥、捣花椒面、捣豆面，当时讲究人家的灶房里，大都备着这个。三十几年前，父亲刚而立，爷爷给兄弟分了家，各自立起门户。父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三路里石料厂有钱赚，便想去看看，年轻人总是有几股子要把生活过好的心思。

父亲意气风发地驾驶着仅坐了一名乘客的小客车，沿着蜿蜒颠簸的土路、砂路、石子路，一路向北行驶。小客车四个轮子在路面上跑，坐在车里的小小年纪的我还不懂得欣赏窗外的风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父亲的背影，感觉能指挥汽车的父亲无比高大、无比伟大。

父亲一边开车，一边给坐在后排的我讲故事。父亲讲：“一会儿就到三路里了，那里有山，山上有石头，有石头盖的房子，房子上有树，有草，树和草长在房子上，就有猴子去树上摘月亮……”父亲以前只讲“三个小和尚”，这一次却给我描画了一幅童话般的石头王国。

车停了下来，父亲说到了。我从车窗看出去，没有山，没有石头房子，没有树，也没有草，压根儿没有童话！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父亲停车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四周都是砂粒，从地到天都是灰突突的，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人。父亲叮嘱我坐在车上等。没过多久，父亲回来，手里抱着个石头疙瘩。

这个石头疙瘩就是我开头讲的蒜瓯。

如今，这个蒜瓯还搁在我老家的储藏间里。过年时，待在老家，偶尔张罗

客饭，我提醒母亲用它捣备用的蒜泥，母亲说“老沉的，别搬了”，说完递给我一个压蒜器，意思让我用它去做蒜泥。

父亲当初买的是最大号的蒜瓯。随着时代的发展，轻便的生活工具代替了一些沉重的传统工艺，这是一种进步，但讲真话，同样的蒜，用压蒜器压的和用蒜瓯捣的，味道总有些不同。

父亲有一天突然搬出了那个蒜瓯，用清水洗净，放在当院里晾干。父亲用它捣了许多的花椒面，用小瓶子分装好，让我拿了一瓶。父亲说：“用蒜瓯捣的，香！”

每每看到这个蒜瓯，我都会想起那辆小客车，想起当年年轻气盛的父亲，想起那个叫三路里的小镇。

二

最近的三路里之行缘于文联庆祝建党100周年组织文学艺术界人士下乡采风。

初夏的天，不热，大家的情绪很高。四十五座的大巴车，开至镇上，再往里走，路径盘纤，道路开始陡起来。同车随行的镇干部不住地提醒司机“开慢点，开稳点”。终于，在一个不甚宽展的拐弯道口，我们只能弃车而上，步行进发。

艺术家们平日都是坐惯了的，不多时，有些人就气喘吁吁了。等瞻仰过两个革命遗址，大家的兴致开始高涨：拍照的冲上了山梁，画家们在速写本上飞快勾勒，三路里走出的作家更是感慨万千。“再往里走，还有更有特色的”，村干部和镇干部热情地为大家当向导。提着三十几斤重音箱的副镇长走在前头，拿麦克风讲解的是将近八十岁高龄的前任村干部雷长年。

我久居城市，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繁华和舒适，突然间触目斑驳的土墙、古旧的灰瓦、破败的木窗以及摇摇欲坠的老屋和挂满蛛网的窑洞，我还是震惊了，随即沉默了。在一个窑洞里，我看到盖了一层厚厚尘土的炕上放着几捆打满了补丁的解放鞋，鞋底都磨开了花，一旁随意摞着几本被

尘土覆盖的那个时期的课本，有《语文》《算术》《工业基础知识》。《语文》封皮上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门，还有当时的标语口号。据说这家的主人是老师，有文化，家里也有生意，所以还保留了几册账本。墙上张贴着写有“无论你们将来做什么工作，祖国的语言文字都必须掌握好，这是为人民服务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本领，因此，一定要学好语文，祝愿你们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毛笔字帖，衬纸几欲脱落。有人尝试固定住它，试了几个法子，终未成功。我用手机赶紧拍了一张。进到窑洞更深处，需撩开蛛网，侧身而行。有人打开了手机手电筒，隐约照见一个不足一米仅容一人进出的地道口。镇上干部讲，这是一个转移地道。窑洞是土砌的，再下几场雨，窑窗许就没了。曾经走破了草鞋的路上满是荒草，给英雄们照过明的缺腿马灯如果不小心摔到地上，历史便会失去一些光亮。

庆幸那段历史，没有消失在时间的烧造里，没有失迹于历史的风轮中，还有迹可循，能够召唤我们而来。我听懂了它的召唤，我与它对话。

山越走越高，腿越走越沉，世世代代生活和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脚下的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历史，走进了岁月。有位写诗的姐姐急着赶上大家，结果鞋子闹了意见，鞋底和鞋帮分了家，她穿着灰蓝格袜子的秀脚在空落落的鞋底子上无措无助。这就是生活，总出其不意地留下点什么。就如历史，也并不总是教训，也有美好、有温暖，有激情和渴望。

路边盛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树很多，树叶子上停靠着炊火的烟，留下了改革开放春风的印迹。现在镇上的年轻人大部分去了城里，留在山乡里的多是老人。镇上因为我们一行几十号人的队伍，一时显得热闹起来。

顺着小花相伴、野草傍地的路，采风队伍一行跌跌撞撞地走到镇域之

内海拔最高的沟东村的后山至高处，那里的窑洞曾住过革命伟人的亲属。如今，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传递过革命火种的院落里，蔷薇花正在盛开，葡萄蔓挂满枝丫，馨香扑鼻，生机盎然。蔷薇花架下，有人忙着拍照，我向上看时，看到几只喜鹊的身影一闪而过。

下了山，在最高的沟塬上，午饭被安顿在那里。听说是村委员会主任。院很大，水泥地，砖砌窑洞，其中一间放着些为新人置办的物件。家常炒菜浇面条，我吃了一碗，一位画家吃了三碗。女主人正准备着为儿子办喜事，一脸幸福满足的笑。女主人曾是一名教师，现已退休，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采风那天，我们瞻仰过了革命遗址，见到了千年古槐，还见识了万亩槐林，可谓不虚此行。在三官庙，只见戏台不见庙，正在纳闷，不知何处来了一个八十八岁老伯，张开豁牙的嘴，说“这儿原来有个庙，供着三位神仙，庙被人毁了，这个戏台还在……”这不是《百家讲坛》，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刻画渲染，可，正是这份最朴素的情怀，让我感到了历史的珍贵。按照路线计划我们参观半个小时就要离开，临走前，老伯还试图拉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讲：“那里还有个庙……”

黄昏时分，夕阳之下，老伯的背影渐渐走远，一切看起来那么温暖，那么深远。历史带着某种启示向天地间延伸开去，我看到了一条平坦的路——善待历史，敬畏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在我胸间激荡而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座城市养一城人，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着生活，沧海桑田，殊途同归。人类的命运和进步是一条依靠爱与信念共生的路，这条路在你我心头无限生长。就让我们用朴素的胸怀接纳它们，用无限的深情祝福它们，用多彩的画笔描绘它们，用文明的汁液浇灌它们，让它们长出根，长成诗，长为希望，更长出梦想。

走进首阳（外四首）

■李恒民

一部线装的古书被缓缓掀起
伴随着枯黄纸页的声响
寻觅的眼睛携一缕春风阳光
走进首阳

城门砖垛被岁月抚摸得
荡然无存
先祖遗留的痕迹隐约可见
西候的圣火在始祖的荒原
闪闪烁烁
坦坦荡荡的田野上两堆墓冢
落满泪珠凝集的冰霜
双臂将伯夷、叔齐举向天空
气节和风骨镌刻于民族的骨髓
采薇的特写定格千载
充满泥土气息的绝唱骤然响起

首阳一个小小的地方
竟然走了几千年的光阴
历史的痕迹千千万万
威风锣鼓的声响
洒落于黄河水中
泛起的道道波纹
翻飞的身姿使人眼欲迷离
背冰的汉子狂奔呐喊
彰显着黄土浸透的刚烈
不经意间的山间野花
惊艳了几个朝代的天空
留下一段千古传奇

走进首阳 大河青山对望
流动风里传来旌旗飘飞
金戈铁马征战厮杀的余音
卷起的烽烟
都像是一种警醒
眺望大河残阳如血浪涛阵阵
千帆的竞发诠释勇往直前的内涵

疲惫的身子醉卧首阳
既然走不出首阳
那就在这里养老终生
死后隆起的坟堆
我知道那不过是
被随意扔出的土块
一个生命遗留的符号

写给大禹渡

黄河从亘古的源头走来
在温暖的臂弯里
将脚步放缓
回望河岸边的土地
沟壑中那条弯曲的小路
从蒲草飞舞的花絮里走出
守护着曾经拥有的记忆

穿越时光的隧道
身边散落着残缺的秦砖汉瓦
拿得起一块秦砖汉瓦
却拿不起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
站立在黄土塬上眺望
那曲
船夫号子的声音响
缓缓地漫过
滩涂乡村田野
漫过多少游子的心头
任周身的细胞被黄土浸染

大禹渡沉思

站立在黄土塬上
黄河从脚下滚滚东流
河水腾起的浪涛
将心扉阵阵撞击
思绪逆向而流
穿越时光的隧道

层层挤压的黄土层中
一片陶瓷的碎片
引起了多少感慨
一片碎片
使人想起了那个走出家门的人

走过多少黄河岸畔的渡口
站立于此感到这也只不过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
从大禹渡三个字里
读出了它的分量

徘徊于有关大禹与渡口的简介
目光放逐河岸
从风化的碎片中
寻觅着那个家门的影子
三过家门而不入
夫妻抱头痛哭挥泪而别的氛围
连同婴儿坠地的啼哭
声声沉重的叹息成为心中
撕心裂肺的伤痛

目视着在万众欢拥中
缓缓地走上神坛接受
虔诚的顶礼膜拜
不经意间的山间野花
惊艳了几个朝代的天空
留下一段千古传奇
面对大禹是人还是神的争执
总使人纠结
也许脚下站立的地方
就是大禹当年出走的家门吧
看日月的轮回中
多少人扶门而立
等待着游子的回归
几千年过去了
尽管他没有回归
但这个地方从未被挪作他用

渡口

重逢与别离每天都在演绎
泪水无论是喜悦还是凄切
总是将千年的古渡淹没
仰望岁月的苍茫与深邃
又一次走过深秋
拥抱初冬
只为了当初彼此的约定与承诺
红尘的渡口
多少次拥抱
抛出的只是熟悉的背影
飘落在身后脚窝的雪花
给浮躁的心绪一片宁静
无常的世事
令人唏嘘不已
雷地上点燃的篝火
燃起心中的希望

桑椹之恋

相逢的喜悦晃动于酒杯
浸溢而出桑椹美酒的清香里
勾勒出醉心的画面
挂满树身的桑椹勾起
蠕动的馋虫
一根根手指被贪婪地吮吸
敏捷的身子攀上桑葚树
阳光斑驳的枝叶间弄枝摇曳
偶尔露出小小的鬼脸
紫色的嘴唇流淌着甜蜜
那是所有桑椹之乡人心中的甜蜜
汾河古道留在心中的守望呵
纷纷扬扬弥漫升腾
再次被轻拂的熏风掀起
久蓄的恋歌呵河面荡漾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季布一诺
闫鑫 摄



夏日的盐湖

■张汉东

却是那样的五彩斑斓
骄阳滚烫地闪耀在瓦蓝的天穹
苍翠的中条山亦正昂挺在迷人的盐湖岸畔
鸟雀气喘吁吁呀嘹亮着金嗓门
将赞美盐湖的曲子唱了一段又一段
如今五彩盈眸的盐湖哟
就像一个硕大的调色盘
将醉迷的游人从天南地北招来
让兴奋的双眸流连在多彩的画面

夏日的盐湖
正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颜六色在这里有缘地相聚
一幅幅画面像酿蜜织锦的田畴
欢声笑语已将十里盐湖铺满哟
游人的汗珠在绚烂的画面上飞溅
身旁的中条山哟
已静默地苍翠了万年千年
它将腹中的宝藏奉献给盐湖大地
它身上的墨绿依然在人们的双眸闪亮
中条山下的溢彩盐湖哟
并没有静静地沉睡千年万年
昔日它盛产着一座座盐垛硝山
如今却魔幻出一幅供人观赏的美好画面

那年那月

池岸那棵百年垂柳

■韩喜申

垂柳，池塘，是一对孪生兄弟。凡有池塘的地方，大都有绿柳相伴。老人们说：“池塘早雾晚霞，一年水光亮，是村子的眼睛，垂柳是眼睛的眉毛，形影相随不分离。”我家乡的池塘规模大，蓄水量多，东有进水口，西建溢洪道。

池岸上那棵百年垂柳，树冠庞大，婀娜多姿。春风吹过，勤早的垂柳，率先泛新绿，生出嫩嫩的淡黄色的新芽，那小小的芽儿探头探脑，好奇地东张西望，定下神来，鼓起勇气出师春天，成为报春的信号树。风儿拂过，千枝万条摇摇摆摆，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好似空中秋千，轻轻飘荡。伴随着轻柔碰撞，垂柳发出悦耳的柳之歌，优雅动听。再看那纷纷扬扬飘荡的柳絮，舞得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真可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你知道更深的情由吗？柳枝

爆柳絮，絮花绽放，风儿为媒，摇曳着温情，柳絮藏柳种，飘在空中，落在大地繁衍生息。或者，折枝一段扦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池岸上的百年垂柳，从遥远的时间深处走来，历经风雨，饱经风霜，斑痕累累，皱纹层层，将太多太多的故事深藏在不言中。日月悠长，垂柳依然挺拔，粗壮有力，两个大人合围才能勉强拥抱。由于垂柳高大，引来喜鹊喳喳在高端枝杈筑巢。因为垂柳多姿，彩蝶飞舞在枝条上歇息。垂柳如大伞般撑开绿荫，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婆娘们在树下洗累了衣服歇息，男人们在树下抽烟侃大山。小燕子飞停柳条，站不稳，啾啾飞往高处。好大一棵树，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随着涟漪，那高高的树影摇摇晃晃，可谓“柳条百尺拂银

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童年的我们，最喜欢在柳树上比赛攀高，学习爬树技术，练就了孙悟空的本领。最难忘制作柳哨柳笛的日子。春季，柳条皮部与木质部汁液流动时，是制作柳哨柳笛的最佳时机。星期天，我和强强、海海一群小伙伴比赛谁的柳哨响亮，谁的柳笛悠扬。折一段柳枝，粗壮有力，两个大人合围才能勉强拥抱。由于垂柳高大，引来喜鹊喳喳在高端枝杈筑巢。因为垂柳多姿，彩蝶飞舞在枝条上歇息。垂柳如大伞般撑开绿荫，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婆娘们在树下洗累了衣服歇息，男人们在树下抽烟侃大山。小燕子飞停柳条，站不稳，啾啾飞往高处。好大一棵树，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随着涟漪，那高高的树影摇摇晃晃，可谓“柳条百尺拂银

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童年的我们，最喜欢在柳树上比赛攀高，学习爬树技术，练就了孙悟空的本领。最难忘制作柳哨柳笛的日子。春季，柳条皮部与木质部汁液流动时，是制作柳哨柳笛的最佳时机。星期天，我和强强、海海一群小伙伴比赛谁的柳哨响亮，谁的柳笛悠扬。折一段柳枝，粗壮有力，两个大人合围才能勉强拥抱。由于垂柳高大，引来喜鹊喳喳在高端枝杈筑巢。因为垂柳多姿，彩蝶飞舞在枝条上歇息。垂柳如大伞般撑开绿荫，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婆娘们在树下洗累了衣服歇息，男人们在树下抽烟侃大山。小燕子飞停柳条，站不稳，啾啾飞往高处。好大一棵树，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池水中，随着涟漪，那高高的树影摇摇晃晃，可谓“柳条百尺拂银

夏天，是婆娘们在池塘洗衣服的好时光。她们拎着一篮子衣服，带上皂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洗衣粉还是稀罕物，肥皂也须凭证供

成了“新闻传播”的场地。有天放学路过，我看见刚子哥和杏花姐在柳树下说悄悄话，刚子哥走上前要拉杏花姐的手，杏花姐不好意思地后退一步。后来听说他俩要结婚了，我才晓得那时他们是在谈恋爱。百年垂柳是他俩的见证人。他们是在柳树下山盟海誓的。

盛夏，烈日炎炎。我和巷里的玩伴去池塘游泳。海海几个高手，一个猛子扎下，畅游十几米不换气。而我本领差，只能在浅水扑腾，累了就上岸睡在柳树下的草地上晒太阳。还有的小朋友爬到树高处掏鸟蛋。无奈，聪明的喜鹊早有防备，窝儿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真心佩服鸟儿的灵性。

童年的我们，视垂柳下为玩耍的游乐场，滚铁环、玩石子、踢毽子、打瓦、顶腿。百年垂柳像一把巨伞，为我们遮阳挡风。我幼小的灵魂，深深地爱上了这棵垂柳。不见柳树，心里空落落的，我与垂柳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高大的柳树好似天上飘下的一朵绿云，而我们每天天上这云朵下尽情玩耍……童年的往事深深记在心底，印在脑海。